

改写让文字不再徘徊

文字之间的拥抱与疏离，构成了纷繁复杂的文学世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有许多的文字在徘徊，也许是“老掉牙”的固化之作，也许是新生的摸索之作，被囚于一隅，难以被世人关注，只得独自徘徊。这样的情况在如今的文学界并不少见。而两位日本作家却似乎为这一难题探索出了有一定可行性的出路。

太宰治的《拔舌雀》改写自日本民间童话故事《舌切雀》，乙一的《箱庭图书馆》甚至整本书都是改写网友投稿作品而来的。改写虽然不如原创那样独立存在，但它拥有着不容忽视的进化与升华意义。

改写在时代的襁褓中生发，能让个体的意识渗入前人的文字，带来丰满的血肉与新的灵魂。《拔舌雀》绝非简单的扩写，而是把一个曾经仅仅适用于教化，歌颂善良的寓言故事改写成了主题更为复杂深刻，带有太宰治个人特色的时代映射小说。他在文章开篇便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好让那些为了让日本度过国难而奋斗着的人们于百忙之中能得到片刻的慰藉。基于阶级统治的教化的文字不再被人民需要，通俗又有新意的小说才拥有生命力。“老爷子”与“老婆子”的家长里短，本就适合作为战争高压下精神贫瘠之人的谈资，这样的故事即便只是浅读，也已经有不少的意趣。“我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事都不做，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啊，有些事是非我不可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发挥我真正价值的那一天，可要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自然会奋发努力，大有作为的。”这句“老爷子”含有积极倾向的言语，符合战争中人们对希望的渴望。

太宰治在保证雅俗共赏的同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热爱读书，自称无欲无求的“老爷子”和粗俗鄙陋但尽心照顾“老爷子”的“老婆子”看似是完全对立的人物，实际上却是相互交织，对两者间尖锐矛盾的细节描写成为时代与人性的缩影。除此之外，作者还对原作情节进行了修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结尾处的增添，老爷子因为妻子带回来的金币成为一国宰相，最后一反常态感慨多亏了自己的妻子，这是老爷子对自己本来面目某种程度上的认清，是作者对功利主义的讽刺以及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反思。太宰治的改写让古旧的文字拥有了可以让人感同身受的血肉以及时代的灵魂，原本可能永远徘徊于原地的经典开始向前走，打破文学意义上的生分，拥有了与后世之人交流甚至共鸣的能力。

如果说太宰治的改写是清冷的，那么乙一的改写则是热闹的。通过“乙一小说再生工厂”这一企划，一些网友未被采用的小说稿件成为了乙一的灵感源泉。在《箱庭图书馆》的后记中，乙一讲述了小说创作的过程，点评了他挑选出来的文章所具有的优点及缺陷。即便是内容混乱的作品，只要拥有很好的未完成性，就能在他的笔下获得新生。敢叫原作换新天的笔法尊重着，描摹着，聆听着，最终归于创作。这样的改写既让不成熟的原作者感到惊喜的可能性，又填补了老牌作家的灵感洼地。乙一言明：“写出这篇作品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有所成长。”也许这样的创作模式有偷懒之嫌，但这无疑是热闹的，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碰撞，是经验与创新之间的交融。在《箱庭图书馆》的背后，年轻思想的火花在拥有丰富经验的作家的笔下避开了熄灭的命

运，在名为“乙一”的薪柴的助力下，璀璨的光芒挣脱了自身的桎梏而撒向世界。

两位作家其实是参与了两场不同的斗争，一场与时代，一场与经验，但同样都是面向日本文学发展发起的斗争。日本的文脉如同其所处的地震带常有颠扑却不灭，两位作家的改写像是新的手术术式，与日本社会的演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激荡。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背景的改变，更是整个人文生态的巨大裂缝，这使日本文学在战前、战中与战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倾向。太宰治的改写，是对徘徊于原地，浑然不知危机来临的日本传统文学重生式的挽救。而日本当下正处于一个相对板结化的时代，任何固定的文学形式都可能成为功利主义下的循规蹈矩，改写本身甚至都会退化为烂俗的经验。乙一的改写难得地抓住了文学发展的命脉，利用经验与粗俗的选择抗衡，不失为对日渐懒惰的日本轻小说产业的间接洗礼。改写基于两位作家的个人意志，又见证了日本文学成长与堕落交织的传承。

迎合时代过于谄媚，而悖逆它又会走向灭亡。面对时代的困局，无论是日本的作家还是中国的作家，都应该有意识地把历史的遗珠拾起，用自己的文字把它“擦干净”，才能使世界观与方法论不至于脱节。而市场经济强调了经验的价值，生疏的创新难以被大众接受，所以“再生工厂”的形式在无奈之下显现出“以退求进”的趋势。在浮躁而焦虑的社会背景下，对尚未被污染的文字进行提携，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艺术惰性，引导文学市场进行发展革命。

书籍由文字构成，如果文字徘徊不前，书籍也终将陷于停顿。文

字的枷锁，需要文学工作者用自己的笔来松开，需要人民的眼睛来打开。改写的作用在众多作家的实践下得到了证明，是让文字不再徘徊的一条出路。日本、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都在看似明亮的天空下摸索，除了改写，还有更多的道路急需去走。

所阅图书：

《御伽草纸》（天津人民出版社）

《箱庭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